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三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關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

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  
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  
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  
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  
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  
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  
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  
從即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  
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  
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欺

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  
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  
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  
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  
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  
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  
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  
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  
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  
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

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

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比年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

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纒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

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權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官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官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

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  
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  
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  
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  
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  
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  
精兵與夫起烏合之眾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  
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眾而陝西素號  
產兵之地顧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  
營房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

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欲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路委  
謝貺京東路委程弼孺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  
為一軍其招填等伏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  
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  
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

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  
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  
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  
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  
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  
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網馬赴京  
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

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為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  
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  
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  
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  
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遺者族誅凡得馬萬  
餘疋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  
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  
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  
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  
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

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  
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  
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  
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  
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  
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  
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  
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

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  
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  
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  
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  
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  
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患  
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  
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  
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  
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



河汾江汾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歲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察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帥府

入名

橫海軍

要郡

開德府

棣州

次要郡

濱州

永靜軍

京東東路

帥府

青州

徐州

要郡

襄慶府

益州

次要郡

沂州

淄州

京東西路

帥府

東平府

應天府

要郡

濟南府

興化府

次要郡

濟州

單州

京西北路

帥府

河南府

順昌府

要郡

河陽府

潁昌府

陳州

京西南路

帥府州鄧

襄陽府

要郡州唐

隨州

次要郡州金州房州

均州商州

永興軍路

帥府軍永興

要郡州陝州華州

魏州

次要郡州同州耀州

淮南東路

帥府州揚州

要郡州宿州

楚州

次要郡州泗州海州真州和州

淮南西路

帥府州廬州

要郡州壽州春州

亳州

次要郡州舒州黃州濠州光州

江南東路

帥府州江寧

要郡州宣州

江州

次要郡州饒州池州信州太平府

江南西路

帥府州洪州

要郡州虔州

袁州

次要郡州吉州筠州撫州

荆湖南路

帥府州潭州

要郡州衡州

次要郡州宋州道

荆湖北路

帥府荆南府

要郡鼎州府德安州鄂州

次要郡復州岳州

兩浙西路

帥府杭州

要郡鎮江府平江府常州

次要郡秀州衛

兩浙東路

帥府越州

要郡明州

次要郡溫州處州

奏議卷之二十三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四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陞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

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  
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陞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  
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遽相觀望而初不相  
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  
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群者不罰矣  
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為名而  
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  
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  
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  
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

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劫之漸非  
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  
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為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  
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  
用兵驅之於死地者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  
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為今  
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  
至於二千五百人為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  
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  
臨陣戰鬪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

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摠為營陣進退坐作分  
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  
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鬪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為  
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神臂  
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堯鑿金甲卒伍多  
不肯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  
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  
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  
錯雜初無指麾之意且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  
鼓旌旗之節可以一眾而臨敵矣禁戒驕令雖出於臨時

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陞級雖著於甲令  
而勢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  
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  
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  
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  
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  
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  
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鬪毆飲酒至醉拋棄鎧甲藏匿  
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眾者並行軍法則搔擾亂群之弊  
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

軍全勝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違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

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欽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為伍內推一人為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一百人為前後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為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

為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  
勇能率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  
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  
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  
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闊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  
以雌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  
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  
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御營司有事故逃亡並  
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  
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  
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冒矢石  
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  
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哉古者  
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欲其知勸也誅不舍貴近而無幸  
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遠賞之所行皆權貴囑

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  
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  
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  
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  
賞案香及於朱勳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  
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  
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  
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  
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嘆然則欲士卒之

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廷慶擁精兵十五萬於  
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  
軍先遁而十五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  
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  
以為常靖康之間雖驟實力戰如鄒慶節之軍斬梁方平  
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  
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  
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人  
役承行應有戰功者并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罪保  
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



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  
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即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  
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遇敵不戰輒逗撓奔北  
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舊弊漸革取進  
止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城池堙圯  
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  
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  
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余寇復未便吾民有所保

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  
復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  
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州縣往往無城將來秋冬虜必愈  
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久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  
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  
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  
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  
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宜立名色降樣  
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械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戈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

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家弩矢發於口中而鑿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是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子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

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為陣止則鈎

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為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製戰車冒以後狃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冒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車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

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  
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  
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  
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舡棹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  
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  
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  
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元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  
北聞風聳鶴唳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  
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汾河汾淮汾江卽府  
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舡上設樓櫓可以施

弓弩下運爐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抄之仍募習水者  
為水軍以時教閱以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  
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  
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  
防契丹當時以為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初設至今則大  
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  
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  
合置戰舡募水軍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舡軍

凌波軍

欵於汭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刺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遇有使喚旋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放自用正兵分布戰艦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且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必不如治安之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何以為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侍

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領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減半提舉香鹽茶礬司并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外餘路併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員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錄事司戶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

罷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罷置如此則州縣之官  
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之法並依祖宗舊制  
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  
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職俸祿及  
見任官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  
一如此則廩祿節矣省冗員節廩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俟  
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厲已哉此  
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五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  
肩瀆天聰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  
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盍興順動法古巡狩  
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  
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  
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永興  
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  
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

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迁六宫如建康并禁衛家  
屬願迁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  
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  
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  
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太王避  
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  
闕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  
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  
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  
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

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一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  
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  
池之修未備而防狄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  
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  
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  
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  
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  
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  
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  
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

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弑王而不通盜賊蠡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深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賂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

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特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



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  
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  
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  
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  
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  
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  
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  
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

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  
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  
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  
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  
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  
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相持  
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  
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  
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勦敵  
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

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總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  
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  
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  
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提攬者虜主惶懼遂亦  
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夷狄所侵豈  
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勍敵其實  
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  
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  
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

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逢起所在竊發  
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  
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  
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  
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  
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  
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  
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  
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  
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

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  
二聖之鑿與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  
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  
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  
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  
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  
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糶無錢  
可敷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湏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

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  
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  
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  
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  
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  
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  
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  
外加數以取於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  
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賊吏又因緣為姦歛民力  
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

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  
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實于法則民被實  
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  
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  
兵之制與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  
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  
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  
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涸而至於涸則魚亡  
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澗  
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

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  
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  
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  
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為玩好宴  
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  
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  
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  
尚儉素因陋就簡內之掖廷用度甚鈔外之官吏廩祿裁

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  
盡蓄之中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  
鹽之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  
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  
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  
澤肥瘠通為一體然後可為况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  
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  
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剗刑官田倣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  
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鄉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  
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出  
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  
衆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  
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  
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收掌有事則給  
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特按  
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挾輔故弓箭  
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  
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

戶絕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十數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

### 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

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揔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

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羲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惟惺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

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

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卷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六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間留身奏事嘗具誠懇丁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闊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蠢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於江湖之濱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至一簪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



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踈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踈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肩處寵榮之先趣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又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肩貢忱辭祈歸政柄曲頒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忘激言出涕零謝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權付以鈞衡龜勉百為冀谷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畧遠圖則以為迂闊廷爭大議則以為擅專

屢嘗借筋而謀實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  
眩之期猶敦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  
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  
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  
策騏驥之逸足捐擗櫟之散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  
得其道愚意既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  
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  
一在外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

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第深感涕伏念臣來自疎遠  
誤沐睿知事功無毫髮之稱罪戾有丘山之積自揆力小  
不足以任重且慮位高必至於蹶顛仰無以副陛下委任  
之恩俯無以行微臣欲為之志竊自慙懼求即退休方虞  
斧鉞之誅反荷寵光之逮載惟冒昧彌切兢惶伏望皇帝  
陛下憐其孤忠照以睿智察臣非敢輕為於去就憫臣實  
有所不得已而然斷自淵衷許從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  
於妨賢駕蹇之姿得容於養拙異時驅策誓極糜捐臣見  
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已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荅不允者精意格天能動蓋高之聽老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於矜從中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宅百揆無大於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為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房杜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士疆乃中京之屏蔽名城堅壘業薛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堂

與可寧機會在於一時功利收於百倍力陳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傳亮為二帥所建議於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摠戎於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畧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劇人為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誤膺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為蓋專於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於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仰荅鴻

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臣竊以人主之任人莫大於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於進退可則用之否則舍之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者人臣之職也方陛下漸自淵衷力排群議而用臣必以臣為可以寄天下之安危圖天下之事業以濟艱難豈特欲臣雷同取容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迂踈而與

衆不諧以薦材則乖忤而為衆不喜諧愬之言既至罪戾之跡日聞求欲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焉用之是不若捨之為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蒙委任之重不自知其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報稱豈敢辭難苟免為一身之計哉今者指摘之者其發既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辯直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於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其強顏以妨賢路是不若退之為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用捨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丘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捐軀之報

其必有時臣見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  
惶懼激切之至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已再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奉  
詔書批荅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縉禮當荷尤  
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  
淚交零謝中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  
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竒殆將天厭觸事齟  
齬似非人為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  
從江海畀以機衡被宸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

折夷虜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為皆  
成罪釁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  
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  
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  
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  
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  
退避於賢路以保全於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跼蹐天  
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表陳乞以聞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  
嚴退郎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殿清資拜命若  
驚拊躬增厲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踈妄意功名象  
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足療飢當艱難多故之秋  
被考爰非常之選代大匠斲已血指而渾顏躡衆俊先宜  
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  
特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  
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  
忠自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  
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

跡遠於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於魏闕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臣網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即明刑天  
地有容祗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謝伏念臣乾坤腐  
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躡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  
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思圖報於涓埃謀  
已闕踈曾莫虞於機穽雖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  
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睿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  
嚴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鑄祕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  
危本緣忝直特曲憲章之峻俾密餼稟之餘臣敢不循省  
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但傾  
葵藿之志

賀天申節表

臣綱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者星虹樞電協帝王  
震風之期福海壽山整臣子端依之願矧嘗叨於宰輔特  
仰被於眷知申頌堯年彌深封祝中恭惟皇帝陛下聰明  
天縱齊聖日躋紹隆烈祖之丕基振起中興之休運誕彌  
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宜膺天保之報而臣比緣

罪戾拘繫江湖殿陛稱觴莫造鴛鸞之列雲天在望徒傾  
葵藿之誠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千齡之運應龍翔而霧雨  
集成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皇帝陛  
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曆長新萬壽無疆振中興之大業一  
人有慶庶庶國以咸寧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  
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里僅存殘

息仰荷隆恩謝伏念臣學不足以為已而欲推之以為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濟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於譴斥乃曲荷於保全迨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為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僻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為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狷介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祗受訖負屨投荒已賀聽還之賜棄瑕錄舊更回寵秩之頒仰佩恩光益深感涕謝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適當艱難多故之秋設象考爰非常之選進乏扶危持顛之策以為國退無防患寡過之術以保身屢致顛濟有幸眷遇謫墮江湖之上茫如醉夢之中嶺嶠逾年瘴癘為群於竊魅海島萬里風濤幾葬於鯨鯢得返中州特緣大需幸丹書之初削豈舊物之敢期綸綍既行士夫改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建極與物為春乘六龍以御天奉三無以勞世察積毀之銷骨曲賜保全念向隅之可悲每加矜惻致此孱庸之質亦霑甄叙之恩臣敢不凜雪前非激昂



晚鄒山林待盡晚無就日之期畎畝爰君彌切後天之祝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祇受訖者鯨海聽還方棲遲於故里琳宮得請遽叨沐於  
湛恩拜命若驚撫躬增愧謝伏念臣斗筭小器章句陋儒  
當艱難多故之秋有特達非常之遇力薄任重宜自取於  
顛齊罪大釁深每曲蒙於覆護方且涵沫恩波於太山峻  
巖之下更獲寅奉仙聖於珠庭真館之間坐糜廩稍之優  
頽之厚矣願修香火之報天實臨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湯聖日躋堯仁天覆奉三無以勞世舍用何心憫一夫之

何隅保全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露陶冶之公臣敢不洗  
濯前非激昂晚節抱疴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  
深畎畝之爰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三日伏覩尚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大行  
隆祐皇太后崩逝者棄榮養於東朝頒遺誥於南國凡曰  
臣子孰不哀摧臣綱誠悲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大行隆祐  
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於元祐之日復掖房  
於建中之初荐歷多艱蓋將有待當張楚僭偽之際力主  
奉迎迨苗劉變逆之秋曲加保佑功在社稷澤被蒸黎雖

高前古母后之風未享萬國驩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  
壽徒聞往哲之言以小疾而遽返其真莫曉高空之理恭  
惟皇帝陛下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典加隆報德之  
心用極悵仙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願少抑於至情以  
永膺於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躬詣闕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七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  
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伏  
念臣迂愚鄙拙初無材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於閑廢之  
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兩月餘日曾無毫髮之補負  
罪已深雖嘗乞身以退人言游至謗議沸騰自取顛躓屢  
瀕於死仰賴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宥赦得歸中  
州繼復職秩竊祿官祠誠為僥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  
以論報今者又蒙大恩滌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祕殿委

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顧臣何者罪戾之餘乃當此選所  
宜甞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  
患深涉瘴癘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志不寧動輒驚  
悸加有重腿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  
畫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使  
臣得安閑散尋訪醫藥養痾山林異時稍安蒙被驅策不  
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見寄納  
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辯謗奏狀

契勘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於閑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

仰荷聖德第深感泣竊緣臣昨於建炎初丐罷宰相得請  
以宮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乖謬等  
事屢貽譴責罪釁實深不敢自辯今蒙朝廷湔洗錄用委  
以重寄內有所言事件與今來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  
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則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  
報謹具于左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官任便居住乘船欲歸  
常州無錫縣居住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  
叛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前來即顧客舟由大

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臣弟從事即論在無錫縣與知縣鄒漸商議說喻叛兵不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臣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緋巾數千頂以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又言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臣不勝惶懼殞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揚華劉忠雷進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逐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

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一臣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門循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讀誦佛書仰祝睿筭以致臣子拳拳報德之誠至於世故百念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臣不勝惶懼殞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彫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確休戚

利害而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右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謹奏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迓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祇佩寵光彌增感涕臣綱謝伏念臣一

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於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於蛟鱓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命帥以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北苑之靈芽捐疾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誕敷稜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於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俾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右臣昨於二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差使臣齎到告一道  
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祇受牒送福州軍資  
庫寄納具奏狀辭免恩命交付差來使臣齎赴行在投進  
今月初九日承尚書省劄子四月七日奉聖旨令入內內  
侍省差內侍官一員前去敦遣疾速起發赴任仍宣賜茶  
藥銀合續於初十日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到臣  
居上降賜傳宣撫問臣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  
力疾祇受告命望闕謝恩訖重念臣學術空疎智識淺短

徒以孤忠謬蒙知遇當陛下龍飛之初首膺考爰之選迂  
拙寡與自取顛隳仇怨造謗必欲寘之死地仰賴聖慈洞  
照誣枉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恩非  
臣糜捐所能報稱今者又蒙眷獎棄瑕錄用加以秘殿隆  
名委以數路重寄俯頒溫詔禮意便蕃顧臣何人可以當  
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衰心志凋耗自去歲以  
來又感痺濕得腰脚重腿之疾行步艱難深恐總戎討賊  
撫循疲民措置失宜有誤國事雖仰迫天威不敢不毘勉  
就職進退維谷夙夜靡遑伏望聖慈察臣懇悃非敢託疾  
辭難避事特降睿旨檢臣前奏許令罷免依舊宮祠追還

成命以安愚分干冒天聰無任戰越之至臣見擇日開司  
進發上道迤邐前去建昌軍以來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於宣撫多以見任宰  
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為之近來知樞密院  
張浚宣撫陝西四川參知政事孟庾宣撫福建江西京湖  
南北路皆見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蒙恩起於閑廢之中  
使守蕃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實為叨冒兼孟庾已充荆  
湖南北路宣撫使韓世忠副之朝廷付以重兵委之平殄

群寇今又除臣宣撫荆湖事體重疊實有相妨借使諸處  
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  
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稽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  
節制諸將軍馬辟差州縣官吏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司  
既疑於任事朝廷亦難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職事明  
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幾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  
酌施行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仕安所統軍馬元有統領官  
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為一軍計二千八百餘人承宣撫使

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於辛企宗下揀選精銳共成三千  
人行仕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選間蒙宣撫司就差  
陳照馬準於南劍州駐劄續於三月初五日准宣撫司劄  
子備奉聖旨改差仕安帶所部軍馬隨逐荆湖廣南路宣  
撫使前去潭州之任其陳照馬準亦是仕安所部之數近  
承福建路安撫司將陳照馬準下入兵一千五百人別作  
一項申乞存留福建朝廷不見得係仕安所部之數已依  
所乞竊緣陳照馬準下入馬皆是仕安使喚慣熟之人如  
撥留福建仕安所部入兵見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  
單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已差申世景下軍馬前來福建

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準下入馬依舊撥還  
仕安軍中部領隨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司前去庶得合成  
一軍討捕盜賊不致誤事尋牒福建路安撫司會問因依  
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準樞  
密院紹興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  
奏契勘本路事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燕建劍之民  
素多兇悍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隴畝竊慮依前肅聚  
乞存留馬準陳照下入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近上統制  
官彈壓乞別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前來通陳照馬準下入  
兵共作三千人於上四州軍屯泊右奉聖旨令武功大夫



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  
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并聽福建路安撫司節制又准  
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劄會已降指揮令神武  
前軍統制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  
勘申世景本部止是一千二百餘人竊慮數少緩急使喚  
不足右奉聖旨令單德忠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  
前去福州駐劄權隸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  
司節制者

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三員陳照馬準李建共  
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任仕安所部昨降  
指揮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司節制分撥任仕安李建在  
建州駐劄陳照馬準在南劍州駐劄二月八日准尚書省  
劄子除臣荆湖北等路宣撫使就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  
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來之任續准尚書省劄子樞密院  
奏劄會已降指揮令李綱將帶高舉一行人馬前去潭州  
之任竊慮韓世忠下闕人使喚奉聖旨改差任仕安將帶  
所部軍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行依舊聽韓世忠使喚省  
劄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司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  
兵別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聲說元係任仕安所部  
軍馬致朝廷不見得前項事因已依所乞存留聽劄官

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人馬準下計七百一十四人除兩  
項存留外任仕安并李建共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  
少分撥部位不行今來朝廷已再差申世景單德忠兩項  
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福建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統領  
官陳照馬準下人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幾稱成軍  
容實係國體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南北  
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率大軍自温州起發迤邐入  
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今來新除荆湖廣南

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道路理合照  
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  
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  
去之任臣勘會自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  
去約三十餘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端康  
封梧昭賀等州皆煙瘴深處約九十餘程實為非便今相  
度欲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大  
兵自不相妨兼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職事如朝  
廷欲令臣先到廣東撫定州縣即由建昌軍虔吉州南安  
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遠卒未有到潭州

之期又緣英韶循惠等州目今見有盜賊頭項不一萬數  
浩瀚曹成十數萬人見在連賀等州作過正阻湖南潭州  
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定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  
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人兵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傾  
候畫一奏狀內踏逐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  
聖慈特賜睿察處分施行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右臣契勘臣所領荆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  
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所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不分彼此  
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西并荆

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並係先次剋刷拘收若不  
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荆湖路軍兵官吏  
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闕絕誤事欲乞朝  
廷指揮若孟度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已剋刷下江西荆湖  
路諸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  
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給并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  
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稽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  
致疊有申奏陳乞紊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處分施行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成

奏狀

右臣提荆湖南路提刑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別有占巢打食人約六萬餘人占據道州半半有餘於今年三月內已離道州侵犯廣南賀州又攬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兼權湖南路安撫總管岳飛申已將帶所部軍馬統率吳全韓京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見在本路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岳飛統率逐項軍馬疾速前去道賀州以憑措置招捕及差

使臣齎送朝廷降到勅榜黃旗金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新聽伏招納之意即差曉事文武官各一員齎前件旗榜等前去說諭禍福開示大信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強壯人結成隊伍分隸諸將聽候使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刺填諸州廩軍老弱病患及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內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人並分撥諸州居住將係官荒廢戶絕田土量度給與耕種務令得所如不伏招納依前作過即會合廣西安撫司措置掩殺亦已劄下廣西安撫司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項人馬萬數浩翰岳飛等兵人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荆

湖宣撫使司差兵將前去協力招捕竊慮淹延為三廣之患緣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慶江西荆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捕施行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聽江西安撫大使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見將帶本部軍馬在湖南道州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聽臣節制韓京一項軍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

元在郴州駐劄並聽湖廣安撫使司節制見帶所部軍馬隨逐岳飛前去道州吳全一項軍馬八百餘人亦係自江西隨岳飛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逐官知委外竊緣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自今盜賊頭項衆多內嘗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壓以重兵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馬控扼要害之地庶幾強敵不敢窺覷今來逐項軍馬雖合聽臣節制竊慮它司陳乞得旨臨時難以占留有誤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不許諸處抽差令臣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之際可以倚仗不致闕誤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八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村徭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下項

一唯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荆湖南路馬  
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宋  
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  
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  
作過胡元真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  
五千餘人見在郴連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

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  
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為群  
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  
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邊欲以恩  
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  
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  
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  
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檀笠即日見在岳  
鄂潭袁諸處界上屯泊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  
新嘗於旗上有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為桀黠

猖獗數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如  
懲創胡元夔一項已為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  
項已為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逼逐出境未知所向  
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火招納討  
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  
屢叛所至以人為糧靡有噍類即日見已起離道州  
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  
弱深慮乘虛遠引為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  
齎朝廷所降勅榜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  
許之自新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

所被虜及老不堪被帶人經所屬給祿放散外其實  
堪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首領  
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材錄用不  
堪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刺充廂軍分隸諸州  
其棟退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公據放散如係東北  
人無業可歸合就近分送州縣居住將天荒戶絕拋  
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  
恤得所昔東晉朝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  
蓋流人與土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為  
盜全籍州縣官用心浩拊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

更賜詳酌指揮其字究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一  
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納依舊  
作過即乞多募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為期如此則  
荆湖盜賊不馴時可定緣臣所得聖旨指揮令相度  
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  
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荆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  
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  
湖路宣撫司密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相孔  
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究劉忠劉超



揚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搔擾民不聊生湖南潭衡  
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澧并屬縣等例皆殘  
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  
賊平定之後若不極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  
鑿以望歲豐則破殘州縣卒未統緒欲乞朝廷特降  
勅榜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實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  
歲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  
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俟將來成熟隨  
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等委是無  
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散錢糧官吏奉

行不得減裂搔擾重實于法務令實惠及民使一方  
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為出  
產穀米財物去處止緣累年盜賊失於措置遂至凋  
弊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惜賑貸之費假以年歲間  
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  
施行

一荆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襄漢  
東接江淮自昔號為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  
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  
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方之號令

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  
江西荆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  
還行在臣畫一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  
若到本路無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能僅及  
二萬之數分屯布儼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  
聖慈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略別行申請  
一契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來養  
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壁罷仗之  
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去處朝廷欲以二廣經  
理荆湖固為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米穀不多財用

窶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覺困匱借使竭力  
剗刷所有幾何今又盜賊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  
那移應副近准尚書省劄子許於吉州權貨務支銀  
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  
年歲間非於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决不能  
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於筠袁虔吉等州應副  
米十萬石於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應副銀五萬兩  
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

右謹錄奏聞伏望勅旨

乞存留程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右綱惟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荆湖東西路依舊為荆湖南北路逐路州軍除分鎮縣餘並依舊制內湖南依舊潭州置帥李綱兼本路安撫使餘依已降指揮湖北於鄂州置帥劉洪道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罷湖西安撫其所管軍馬盡數交割與劉洪道訖發來赴闕臣契勘荆湖北路為鍾相孔彥舟劉超雷進楊華等盜賊連年殘破殺戮官吏所餘無幾除辰沅靖州係深入溪峒州軍外惟鼎州昨帶湖西路安撫使係右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禹在任二年措置討捕楊么楊華鍾相餘黨殺敗劉超通

逐出境招納彭筠六千餘人一方粗定頗見宣力今來有指揮罷赴行在雖遠方不知事因詢之衆論以謂昌禹在鼎州實有功效別擇守臣未必能知首尾或致誤事燕契勘荆湖北路安撫司移就鄂州其鼎州舊帶鈐轄如劉洪道知鄂州充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知鼎州充湖北路安撫使馬鈐轄聽受節制自不相妨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且令昌禹依舊在任如已差官亦乞別降指揮施行

乞措置招捕夔州鹽賊奏狀

右臣惟尚書省劄子節文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

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已依稟聖旨行下廣東  
州軍勘會見今盜賊數目屯泊作過去處措置招捕外訪  
聞廣東盜賊一項犯南雄英韶等州一項犯循梅惠等州  
動以萬計殘破諸縣殺害平民皆是虔州諸縣平時般販  
私鹽之人其初千百為群入廣東界虜掠牛畜財物之類  
巡尉弓兵不切用心捉殺使之厚有所得而歸復為平民  
虔州守令亦不誰何累歲如此浸淫不制今年遂至有萬  
餘衆入南雄英韶者圍郡城劫岑水塲而去入循惠者破  
龍川長樂興寧河源博羅等縣直抵循惠城下至今猶未  
復歸巢穴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州縣弛慢之故今若欲鋤

其根本須統虔州措置掃蕩巢穴誅其首惡乃可懲艾  
見具奏申明經由道路如蒙朝廷依臣畫一內所乞踏逐  
數項兵七八千人可以由廣東前去即乞許臣到虔州官  
吏兵將並權聽臣節制庶幾可以施設方略治其本源下  
流自然無患如合聖意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適四月某日劄子節文契勘曹成  
賊馬三月二十九日自道州侵犯臨賀遣兵四出見屯兩  
路要害去處本路兵力單少素不練習西路尚有峒丁刀  
弩手可用至如東路槍杖手名籍雖存其實農夫豈可出

戰除已遽急發兵控守關阨然賀州勢在上流南入連英  
東下封康不數日便至番禺今來封連探報事愈危急准  
樞密院劄子差高舉一頭項兵應接二廣並未見入界除  
已統率人兵旦夕就道至封康以來防遏外乞撥高舉人  
兵星夜前來應接庶幾保全二廣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分作三頭項透入  
賀州富川縣侵犯賀州殺人放火劫虜人民賊勢浩瀚乞  
催發高舉人馬兼程前來會合捉殺免致奔衝又據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四月  
初三日乘牌船過水東入賓州放火燒本州敵樓戰棚及

居民屋宇等賀州知州及本州官盡出州城下水前去乞  
速差兵前來救援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  
六日申據廣州懷集縣申四月初一日曹成賊馬侵犯縣  
界令佐等將帶弓級保甲槍手等前去迎敵賊衆浩瀚勢  
力不加遂致潰散其賊兵直衝突占據本縣廣州事勢危  
急乞催發高舉人兵疾速前來應接者

右臣所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通轉運判官章傑公文探  
報曹成賊馬次第備錄在前契勘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除  
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頭項兵馬八  
千餘人聽臣節制續准指揮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

隨逐前去之任其任仕安下人兵元管二千八百餘人又  
為福建路安撫司陳乞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一千五百餘  
人存留福建其餘止有一千三百餘人委是單少臣以見  
具奏辭免恩命未敢申陳今來蒙恩差入內內侍省西頭  
供奉官于蓋前未降賜教遣就道臣仰迫天威已祇受告  
命釋日開司朝夕啓行今據廣東路官司申報曹成賊馬  
已破賀州占據懷集縣係廣州屬縣事勢委是危急帥臣  
林通稱親自率兵前去封康州防托切慮未足倚仗其廣  
州繁富號為東南都會雖有可守城池若帥臣已去誰與  
固守實為可慮臣方受命之初道里遼遠又所得任仕安

兵纔千餘人難以分撥應援雖已遵依近降指揮許依江  
東路安撫大使畫一差兵二萬人旋行踏逐方具奏請聽  
候指揮無由目下便得齊集深慮應援有失機會曹成賊  
馬為二廣之患滋大萬一廣州或致失守自餘州郡多無  
城池皆須望風奔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輒有愚慮仰  
瀆天聽臣竊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行軍整  
肅忠勇有謀曹成剽賊十餘萬衆除老弱脅從婦女外能  
戰兵尚三萬餘人使其餘將士當之未必能有濟欲制此  
賊或招或捕非世忠不可今世忠統兵已到虔吉筠袁間  
深恐拘礙路分止在荆湖不敢前去廣南則曹成為二廣

之患其勢未艾伏望聖慈矜憐廣南兩路生靈之衆在今  
日為朝廷腹心之地不可不早加料理特降睿旨令世忠  
不拘路分量留人馬照應荆湖外盡將所部取便道前去  
應接廣東措置曹成一則軍馬已集可以目前使喚二則  
道里已近可以指期而至臣愚竊謂朝廷今日應接廣東  
之策無以加此又廣東素號瘠薄應副大軍錢糧必致闕  
乏世忠既行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剗剗到錢糧可以  
通融應副此又軍期所須之大者如合聖意乞作朝廷措  
置用金字牌入近付世忠施行臣已具奏遵稟聖旨許依  
江東安撫大使畫一指揮踏逐人兵如蒙朝廷應副亦乞

用金字牌降下勅劄庶幾早得齊集可以與世忠聲援相  
接二廣早見平定

小帖子

契勘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與荆湖廣南宣撫司兩  
司不相節制如蒙聖慈從臣所請令韓世忠前去廣  
東招捕曹成乞降指揮令與臣關報事宜同共措置  
庶幾不相違戾有所協濟仰副委任之意伏候勅旨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今日二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  
奏繳到岳飛狀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二

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  
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候宣撫司人馬到同  
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  
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無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  
二廣飛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郴衡州桂  
陽監等處關報及飛亦差人體探得曹成已發人馬取三  
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往  
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  
見不住放人四向擄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  
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公牒奉聖旨指揮

緣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一里稍遠兼續於四月初三日准  
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探得曹成賊馬已起離道州前去  
廣西飛除已差人體探子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  
已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未入廣西飛便行措置進  
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飛一行軍馬如何施行  
已具錄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飛責憑遵依施行  
右勘會近據岳飛申到前項事理勘會曹成一行雖有五  
萬餘衆其少壯之人止僅二三萬四月二十六日已奉聖  
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委是不肯赴行在已侵入廣  
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



從長措置保護二廣無致稍失事機破壞廣南州縣仍令  
廣南東西路帥臣依已降指揮起發逐路峒丁刀弩手將  
兵士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來界首與岳飛會合  
併力夾擊并劄與孟庾韓世忠及臣措置施行者

右臣近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通轉運判官章傑申探報  
曹成賊馬已破賀州侵犯廣州界分占據懷集縣廣州事  
勢危急乞發兵應援臣已具奏聞竊見韓世忠治軍嚴整  
忠勇有謀少見其比乞令不拘路分統率大兵前去廣東  
應援措置招捕曹成免致廣南兩路破壞州縣外今准樞  
密院劄子備奉前項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已侵

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  
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劄付孟庾韓世忠及臣疾速措  
置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及劄下岳飛恭依  
聖旨指揮施行訖契勘曹成一項賊馬最為桀黠外假聽  
從招納之名內有包藏窺覷之意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侵  
犯二廣其衆號稱十萬除老弱脅從婦女之外可戰之兵  
猶有三萬餘人既為大兵所逼遂有乘虛深入二廣之計  
廣西猶有峒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  
為單弱難以支吾深慮州縣望風奔潰為害不細今雖已  
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

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  
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剗剗到諸路  
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兼契勘曹成本  
係荆湖盜賊只緣大兵所逼遂犯廣南若拘以路分謂目  
今作過不係荆湖地分即是以鄰國為壑恐非朝廷銷弭  
內患之意臣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世忠相度如大兵  
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全永入廣西路自桂府順  
流以趨廣州如大兵目今在虔吉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  
路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  
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內所踏逐兵勾抽齊

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循惠間隨宜措置禦賊  
奔逆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趨湖  
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  
行

小帖子

臣契勘廣南西路五十餘州舊號荒遠在今日實為  
要地今曹成侵犯若不早加措置招捕了當竊恐兩  
路州縣為賊殘破卒難經理兼兩路皆有徭人溪峒  
乘勢必須作過廣西與交趾相隣亦恐有所窺伺道  
里去朝廷最遠將來兵力難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

於此伏乞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賀天申節表

臣綱言伏遇天申節者帝出乎震與物為春天作之君惟  
民其乂遠屆誕彌之月咸傾善禱之心矧蒙睿主之知嘗  
叨沂輔仰祝聖人之壽敢後華封臣綱誠歡誠抃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昭受維新之命圖  
回復古之功以堯舜之用心法高光而建業照臨四海載  
當震育之辰壽考萬年永篤家邦之慶而臣誤蒙中詔往  
守南藩莫陪駕鷲以稱觴徒效葵藿之傾日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星虹流渚式昭誕聖之期鸞鷲鳴岐允協興王之  
運四海螽斯華封之祝一人膺景命之祥必藉勝因仰資睿  
筭皇帝陛下伏願後天難老長居覆燾之功與物為春永  
寶好生之德復文武之境土享堯舜之歷年萬壽無疆四  
方來賀

乞以江西錢糧應副荆湖贍軍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於潭州  
置司竊原朝廷令臣宣撫四路之意蓋緣荆湖南北兩路  
累年為盜賊蹂踐州縣殘破錢穀闕絕欲令將廣南東西  
兩路財賦經理荆湖使之養兵賑民葺理州縣早得就緒

規略甚遠今則不然荆湖盜賊如曹成一項十數萬人既  
壞荆湖諸州又侵廣南界分破擾連賀侵逼廣州其勢未  
艾非得大兵會合未易招提罄廣南兩路財賦應副支遣  
尚恐闕乏豈復有餘可助佗路是今日逐路事勢與朝廷  
前日措置經理之意全然不同臣已具奏聞乞以江西錢  
米應副荆湖伏望聖慈特降旨檢會臣前奏特賜指揮  
施行

乞降旨林通刷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劄子  
為張忠彥兵二千餘人見在英韶州駐劄錢糧闕乏應副

不行乞行措置劄送臣本司措置施行除已依稟措置外  
契勘廣東雖號薄濟財用不足然張忠孝兵總二千餘人  
豈有遂至應辦不行之理將行大軍前去招捕曹成何以  
應副支遣訪聞廣東路安撫使林通被受指揮總領諸司  
錢物應副買牛糶米之類將諸州錢物盡行剗刷拘占遂  
致贍給軍民錢穀不足今來曹成賊馬侵犯廣東勢須用  
兵討捕若非通融移那諸州錢米應副支遣必致闕乏有  
誤國事伏乞朝廷勘會如林通委曾得前項指揮即乞特  
降睿旨令未得施行已椿管錢米等並未得起發且存留  
本路應副大兵支用候將來盜賊平定財用有餘別行相

度措置庶幾不致闕誤

乞差內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見起發前去之  
性竊緣荆湖廣南見今軍興招捕盜賊朝廷劄降指揮與  
本司奏請文字皆係軍期急速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  
去行在道里最遠雖入急遞例多稽遲實封奏狀赴都進  
奏院通進司投進經隔官司伺候時刻亦有留滯竊慮申  
奏事宜等待報應坐費時月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許臣申奏如係事干軍期急速聽徑赴內侍省投進差  
入內內侍省一員專一承受所有朝廷劄降聖旨指揮並

用金字牌入急脚遞不得入鋪星夜傳送前來庶幾報應疾速不致誤事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准紹興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綱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仍於本州置司不候受告般家接人前去之任逐路兵馬並聽節制仍具已起發及到界首文狀申尚書省臣恭依前項聖旨指揮已具奏聞擇定五月初六日起發今來已於五月初六日申時起離福州將帶統制官任仕安軍馬由南劍州邵武軍地遷前去之任外須至奏聞者

再乞差使臣齎旗榜招撫曹成及論招捕盜賊奏狀

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林適申契勘曹成人馬昨占據湖南道州後來移軍往廣西賀州駐劄日近常遣遊騎散行劫掠廣西數郡及迤邐侵入本路封連州界兩路居民並各逃散耕種失業今來適除已恭依聖旨指揮一面躬親統率將士等起發前去緣本路將兵不滿千人近蒙朝廷令宣撫司分撥高舉兵馬應援累遣催促至今未見到來其曹成賊馬動是萬衆竊慮支吾不前蹂踐州縣卒未休息為本路生靈之患近承廣西經略許中牒據曹成狀供申吳宣撫已被受朝廷詔旨令赴行在乞行發遣後來

宣撫司已出給發遣曹成前去行在一宗文字付曹成於  
三月二十日起發到寧遠縣因知道州向子文將近降捕  
捉賞大書揭榜路傍致曹成復回賀州為無糧食不免散  
行抄掠近聞曹成軍中頗有自新之意適除已逐急具狀  
奏聞乞速降指揮差官由廣東路前來招撫曹成一軍除  
放散虜掠外所有堪用之人選擇少壯亦得添助朝廷勾  
喚使用不惟保護兩路財賦全活數州百姓而戢兵安民  
為利實大申本司乞速賜差官前來招撫以紓兩路之急  
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未判湖群盜唯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逼嶺  
外唯廣川事體最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先後緩急之序臣  
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川為急曹成十萬之衆除老弱  
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  
林通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  
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  
縣必皆受害臣以謂經營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為策之善  
緣招安巨寇必得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  
止欲懷以姑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  
此是目前名為招安必貽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  
昨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願從陳規與撫諭官馮輔招安既

近州城規知德安兵數不多遂乘規出城餞輜輶謀驅虜  
規僅以身免官吏多為延壽所得張琪自繁昌歷建康湖  
杭千有餘里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安劉光世韓世忠等  
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徽州不敢入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  
確矣及至啓門浮梁見王師古等兵衆不多遂劫盟以執  
師古直犯饒州賴閻舉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於宣徽  
之間久之方定以此可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  
壓以重兵始免反覆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  
潭州見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頭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  
人雖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指揮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

安撫大使畫一踏逐軍馬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其元降聖  
旨許就用吳敏措置下兵糧體問得除廣西見在兵將外  
亦別無措置下軍馬道路窵遠見今阻隔卒難辦集竊恐  
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之重深慮事失機會  
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降睿旨從臣所乞踏逐軍  
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又嘗奏  
論韓世忠忠勇有謀治軍嚴肅可以倚仗今若委世忠進  
發廣東以援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衆可以  
放散老弱揀擇強壯充兵分隸軍中指日可定緣世忠係  
宣撫福建江西荆湖路非得朝廷指揮恐不敢出本路界



以援二廣不唯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荆湖賊皆視曹成以為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得二廣則荆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為力顧曹成桀黠擁眾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聽從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者此也臣前已遣人齎金字牌黃旗黃榜前去荆湖委岳飛差人入曹成軍中招諭計程不又當還又慮道路或有阻節今據林通前項申述臣已逐急再遣人齎金字牌黃旗黃榜由廣東路前去招撫曹成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見起發建昌軍等處聽候指揮

小帖子

契勘荆湖州縣殘破略遍二廣帥府各係全盛處若蒙朝廷許令韓世忠前去救援即乞降指揮指定從虔韶州路赴廣州屯泊免致賊馬奔衝保全廣州即廣東州郡皆恃以安伏望聖慈詳酌早降指揮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准樞密院閏四月二十六日劄子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申契勘曹成占據湖湘之久已奉聖旨發赴行在近因岳飛倚本司大軍之勢提兵壓境遂致疑貳遽領群黨南去今收李回書報已犯連州臆度其計決窺二廣

且軍興已來郡邑多經殘破二廣幸無兵火深慮民物將  
被其害伏望聖慈速賜睿旨措置施行勘會宣撫司大兵  
未到湖南之時曹成已是不伏招安不肯前來赴行在侵  
犯二廣勢已猖獗遂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前  
去掩擊又據探報曹成賊馬已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  
作過續降指揮令岳飛依已降指揮取徑路前去廣南併  
力追襲務要早得殄滅不致侵擾州縣其合用錢糧委逐  
路漕臣多方那融協力應副仍劄與宣撫司去訖今來宣  
撫司人馬約程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宣  
撫司斟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  
前去策應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  
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  
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劄送臣依已降指  
揮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定廣  
東州縣臣已遵依相度奏聞未奉回降指揮間據廣東經  
略安撫使林通申曹成侵犯賀州及懷集縣已具陳述措  
置曹成招捕利害聞奏外今准前項指揮臣已恭依聖訓  
起發前去廣東州軍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  
安一項計一千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

千人雖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近上可使將官委是兵力單弱使喚不行其曹成賊馬萬數浩瀚設若不就招撫為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保護兩路况臣設蒙聖恩宣撫荆湖廣南委寄之重深慮無以遠將明命宣暢國威使巨寇望風震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亦須軍馬俵布得著方免踈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况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

備位宰相特蒙棄瑕錄用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輒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滿二萬人數時下且得萬餘人分為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授將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略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將帶前去竊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檢會臣依近降畫一累奏踏逐將兵早賜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見迤邐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差兵  
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  
乞降霄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庶幾藉其  
兵力諸事易為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請乞用金字  
牌降下施行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許用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畫一指  
揮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本司已具奏踏逐辛企宗  
閻皋等軍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近聞辛企宗閻皋等軍馬

皆已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抽撥分隸諸將無可指  
準其餘所乞朱師閔郝最李山等兵人數不多亦未蒙差  
到今准樞密院劄子緣曹成侵犯封連等州閏四月二十  
四日奉聖旨令臣徑自廣東前去保護本路緣臣所帶任  
仕安軍馬止一千餘人兵力單弱事勢急迫別無可以踏  
逐竊見新除湖北路安撫使劉淇道見將帶崔邦弼顏孝  
恭兩項軍馬在建昌軍駐泊以鄂州糧食闕乏未嘗之任  
乞降指揮就近撥顏孝恭一項軍馬付臣使喚却就江西  
別撥將兵與劉淇道庶幾臣可以即行勾喚早得齊集發  
付廣東兼湖北路軍馬自合聽臣節制伏望聖慈特降

音施行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節文廣西路經略使司申節次據統制官楊友等申探報曹成賊馬約十萬餘衆起離道州攻破賀州逼近昭州界分本司除見整礙人馬極力捍禦况曹成數衆賊馬嘯聚日久勢力克盛本路人兵素來單弱委實不敵難以支吾已累申牒宣撫使李綱廣東路安撫使岳飛去外伏望朝廷體念二廣生靈之衆速賜指揮催督諸頭項人馬兼程前來與本路兵將併力會合早獲撲滅免致賊徒殘破以南州縣除已具

奏聞外候指揮小帖子繕照會曹成作過累年既就招安旋復變亂者前後凡七八次昨自攸縣驅勇帥臣向子諶占據道州挾使移文稱奉帥司指揮移軍就糧及自牒廣東州郡飾說移軍因依詐出文榜焚戢侵陵其實探源剔藪無有遺類備錄召赴行在詔書申三路宣撫吳觀文而修立寨柵濬治濠塹為遷延之計今賀州稍有常平米斛賊既得食姑且偷生既變之後或傳又有奏陳必肆詭說萬一朝廷愛惜生靈許以自新非有重兵彈壓驅逐必亦未肯解散伏望特降指揮催督諸處大兵速至會合若果就招安即令解甲分散黨類不然則痛行掩殺期於淨盡

燕幾兇徒知有畏憚勸會已累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  
項人馬前去廣南併力追襲其合用錢糧委逐路漕臣多  
方那移應副閏四月二十四日又奉聖旨令宣撫司斟量  
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  
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廣東前去  
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  
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令劄送荆湖廣南路宣撫使  
李觀文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仍具已  
起發去處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准尚書省劄于勸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

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庾韓世忠統率大軍自温州起發  
進遷入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  
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路分  
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任仕安  
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  
東經過州縣前去之任臣竊詳是時曹成占據湖南道州  
未曾侵犯廣東界分朝廷之意止是欲臣與孟庾取道相  
避事體不至相礙來累承樞密院劄于備奉聖旨以曹  
成賊馬侵犯二廣功利逼近封連等州令臣疾速前  
去廣東保護本路是今日發遣臣取道廣東之意與近降

指揮全然不同所將帶軍馬亦須量度事勢添差應副竊緣曹成賊馬據湖南二廣諸處申報皆稱有十萬餘人朝廷近降指揮亦言能戰之兵約及三萬夫以三萬必死之寇而使臣以元降指揮將帶任仕安下千餘人兵往遏其鋒保獲廣南兩路事豈能濟除已具奏依朝廷隆到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踏逐兵二萬人旋行踏逐辛企宗閩舉朱師閔赫最李山等軍馬約八九千人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不見得朝廷差撥應副數目竊慮別有拘礙占留不足元踏逐之數今來廣東事勢危急臣被奉聖旨指揮前去難以等特別行踏逐欲乞朝廷勅會應副不足之數速降指揮就江西撫大使下逐急摘那數頭項得力兵馬湊足元數聽臣總領前去廣東措置曹成使與免致往回待報坐失機會其上件辛企宗閩舉等軍馬已係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抽摘分撥前去如已蒙朝廷差撥應副亦乞明降指揮依舊盡數撥還庶幾不誤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小帖子

契勘辛企宗下軍馬類皆精銳但企宗怯懦不能駕御用之士卒以抑而不用之故多懷怨憤如蒙朝廷撥付臣使喚即乞別擇近上統制官將領伏望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